

脈學指南

上海十項堂印行

脈學指南卷三

魯臨沂盧其慎敬之著

吳縣蔡家驊伯棄參校

傷寒論脈法

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三陽經之本皆為腑前已明之矣故病太陽之腑則為膀胱病或小腸病別有證可憑不在此例今所病者非有形之腑乃行血氣之經則無與於小腸膀胱而名曰太陽也太陽經之為病頭項強痛者以太陽之脈起風府上頭項挾脊抵腰至足循身之背故其為病如此惡寒者太陽經主人身最外一層為身之衛此氣為寒所傷則惡寒脈浮者太陽主表寒氣客於膚表正邪相搏其氣轉盛氣盛則將脈浮出故輕尋即見名曰浮脈夫臟腑之與經脈庸醫亂稱久矣不知經脈者猶桿上之電綫也臟腑者猶發電之局所也電綫有損不必理其局所局所受傷可以不顧電綫此太陽經氣之病所以直稱太陽而無關於小腸膀胱之本府也且惟電綫相通之處可以傳遞消息亦惟經脈相過之處可以發現病形否則兩不相屬即各不相關此太陽經

之為病必有頭項強痛之證之所以然也又傷寒必惡寒傷食必惡食審及病情尤為必要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曰中風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

太陽傷寒病汗自出者名曰中風汗不出者名曰傷寒所以然者風挾寒氣透過膚表以入肌腠則毛孔常開而汗外洩寒無風助但束膚表則毛孔閉塞而汗不得出中風之脈緩傷寒脈浮緊者風入肌腠傷及經脈則顯遲滯之象寒居膚表束縛脈道則呈緊急之形而其脈皆浮此一定之理也至於熱之已發或未發則寒邪有盛衰之殊陽氣有強弱之異寒傷太陽之氣則體痛寒氣內侵則嘔逆其重要之證在必惡寒為傷寒之大主腦也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也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為傳也

傷寒傳經者以寒氣傷及經脈故由經而傳其邪名曰傳經溫病亦然他症異是有表裏之氣相傳以太陽與少陰為表裏也有六經之氣相傳以太陽陽明遞相傳也惟見何經之證方云傳於何經不得拘泥傷寒一日太陽受

之然使邪氣衰微不干少陰之經少陰水火相濟且得交會於中土則胃安而不欲吐腎水上滋而不煩心陽下降而不躁脈中邪氣衰弱靜而不急矣今證見欲吐而躁煩脈象數急而不安靜者是欲傳少陰之變象也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

經云陽加於陰謂之汗又曰汗之與血異名同類汗出者陰虛而陽擾之液被熱蒸之所致也在脈浮者為陽沉者為陰寸則為陽尺則為陰今屬陽之寸脈浮屬陰之尺脈弱是明現陰液受傷陽氣強盛之象陽氣強則發熱陰液傷則汗自出然何以成中風之證而服桂枝湯乎曰風入肌腠傷及榮血液榮血不固故自汗衛不與營偕故發熱當驅營分之風寒則營衛自和而愈此桂枝湯之本為解肌而與麻黃湯大異也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

大氣積於胸中以司呼吸誤下氣傷不能由內達外反滯於胸而為滿氣驟通則脈數氣不接則脈止於是數中一止之促脈見桂枝為調榮之劑去芍藥者志在宣心陽以理宗氣此苦平下降之品非所宜也

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桂枝湯服法。歠熱粥以助藥力。覆取微似汗。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所以然者。傷寒必發熱。發熱必傷液。故仲師再再以存津液為囑。取微似汗者。恐其傷液。且如水流漓。毛孔大開。風者無地不有。無孔不入。故病反不除也。又風不挾寒。則不傷人。惟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歠熱粥升餘。以助藥力。藉五穀陽氣以驅逐寒邪。使精勝邪却。而正不傷。此聖法之所以入微也。今服桂枝湯而令大汗。則精傷邪留。脈洪大者。風邪盛也。幸其人津液素足。未見他病。故仍如法再服。其病自解。反是大汗出後。胃中乾枯。胃絡上通於心。而其人煩。胃乾欲引水自救。而渴不解。此脈洪大。雖與上同。而見證不同。乃陽盛陰虧之洪大。非風寒轉增之洪大也。故當取白虎以救液。加人參滋燥。以主之。此脈證所以貴合參也。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

湯

太陽之為病。本發熱惡寒。今熱多寒少。惡寒輕而發熱重。是風寒已微。正能勝邪。為欲愈之候。將自汗出而解。乃診其脉。不浮不數。而見陽虛之微。且弱而無力。是證為陽。而脉則亡陽也。然何不用桂枝湯以助正勝邪而發之。乃曰不可發汗者。何故。曰此證惡寒既少。發熱轉多。熱多必傷液。液傷則汗為熱。隔雖發不出。且發熱者。乃脉外之衛微弱者。乃血中之營。斯時惟用麻黃以透表。石膏以解熱。使氣復化水。又用桂枝湯直入營分。以振血中陽氣。方為絲絲入扣。此仲師所以有桂枝二越婢一之製也。證脉不符之處。學者最宜深究。

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反與桂枝湯以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甘草乾薑湯與之。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腳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脰拘急而譫語。師曰夜半手足當溫。兩腳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脰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

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腳當溫。脛尚微拘。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譫語。故病可愈。

凡風寒在表。正邪相搏。必將脈湧出。故太陽病其脈浮。凡風入肌腠。則皮毛反開。故桂枝證自汗出。此證之所以象陽旦也。然辨證當於同處得其所獨。今則小便數。非桂枝證所有。心煩。非桂枝證所有。腳攣急。尤非桂枝證所有。證非桂枝。則桂枝非所宜。然此果何證乎。曰病雖因傷寒起。實則陽虛之候。故其脈浮而大。師曰。浮則為風。大則為虛。因風故脈浮。故自汗。因陽虛故脈大。虛陽上越。故不能蒸水而小便數。上擾而心煩。又下無以溫養筋骨而腳攣急。醫者當先求其裏。然後治表。方不誤也。不此之察。反與桂枝加桂增附之陽旦湯。以汗之。夫虛人不可發汗。師有明訓。故得之便厥逆咽乾煩躁吐逆。變為亡陽之證。斯時陽氣上越。故急與甘草乾薑湯。引之使下。以復其陽。若服後厥愈足溫。而脛尚微拘者。此微拘乃汗後傷陰所致。非前陽虛陰寒之證也。觀足溫二字自明。故復與芍藥甘草湯。以養液。迨至夜半陰盛。爾乃

脛伸。其因服陽旦誤汗。胃乾不和而譫語者。則服調胃承氣使微溲而愈。皆救誤之法也。師又言。如前證重發汗後。不用上二方救逆。而復加燒鍼者。則氣隨汗越。陽氣必亡。當用四逆湯救之。反復詳明。示人審證之意至深切矣。乃註家因文詞古奧。仍多誤解。謂為陽亢亡陽。無論陽亢亡陽出於臆說。與篇中方證尤為牽強。何足憑信。試思桂枝下咽。陽盛即斃。師固明言之。問病至熱盛灼筋而腳攣急。尚堪陽旦大熱以重汗之乎。甚矣醫道之微而讀書之難也。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

太陽桂枝證。當服桂枝湯。不應下而下。故曰反下之。致利不止。邪內陷而外證解矣。乃診其脈。有數中一止。而無定數之促象。是下利雖因虛。而表邪仍欲外達。現於脈中。呈欲出不能出之象。乃表未解也。但因下之故。邪逆於肺。則喘。蒸於皮毛。則汗。當仍使外出。此葛根之所以為主藥也。

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

但浮者與麻黃湯

太陽主人身最外一層故其為病脈象必浮至十一日為少陰主氣之期少陰提綱曰脈微細但欲寐所以然者脈外之氣不充則微脈中之血不足則細腎主氣心主血是經受病其脈象如是但欲寐者心腎不交則精神不能寐而終寐故曰但欲今太陽病至少陰主氣之期其脈雖浮而具細象又加嗜卧則兼少陰之脈而有少陰之證不為太陽病矣故曰外已解也設但其此浮細之脈象嗜卧之病情而胸滿脇痛者則少陽一經為氣血往來之道路此而受寒其脈弦細則是細屬少陽浮為半表胸脇者少陽三焦所司脈證合勘乃太陽證去而少陽受邪小柴胡其正方矣設雖有嗜卧之病情與胸滿脇痛之病勢而脈但浮不細則內氣雖涉及二經而外感仍在太陽表證表治不必慮及仍從太陽以發之則自然咸愈矣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

中風即傷寒傷寒即中風不過以有汗無汗別之今太陽中風其證發熱惡

寒身疼痛不汗出。且因不得汗。故致增煩躁。診其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痛。煩躁乃汗為熱。隔當用大青龍清熱透表以發之。至若無前證。診其脈又不浮緊而微弱。且汗出惡風者。微則陽虛弱。則血傷。脈證皆不當汗。尤非麻黃所宜。誤服大青龍之重劑。則厥逆等亡陽之證作矣。故為逆。當用桂枝湯取微似汗法。

傷寒脈浮而緩。身不痛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

正邪相搏。絞結莫釋。則脈浮緊而身疼痛。今脈但浮而不緊。故身不痛。但重。氣停而兼有水也。且乍有輕時。則仍化為氣。第不能外出耳。此承上文而言。雖脈象緩與緊不同。然緩為脾脈。重為水氣。浮緩為病在表。法當汗解。審無少陰證者。宜用大青龍湯重劑以發之。使肌肉之水濕盡去而病愈。

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脈弱即脈緩之互詞。浮緊之脈為傷寒。浮緩為中風。又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前既言之矣。故舉此條。第云外證未解。宜桂枝湯。讀書貴領悟也。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

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裏寔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邪入膚表風寒盛則脈浮緊衛氣強則脈浮數皆當汗出愈今誤下之致元陽內傷動其水氣身重而心下悸者腎陽診於尺中其脈又微是裏虛也須助其腎陽使表裏之氣俱寔化氣行水便自汗出而愈故曰不可發汗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其然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

浮脈主表緊脈主痛得浮緊之脈者當身疼痛用麻黃湯取汗以解之但從關以下尺中之脈遲滯者則不可何以故汗之與血異名同類脈之來由尺及寸今寸口之脈既浮緊而尺中又遲滯則屬脈中之血不足不足則脈易浮不足故其行遲況緊則兼有細象當調其榮血以使自汗不可遲發也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

血者穀氣之所化也下後傷其胃氣則血虛血虛則寔於脈中者少而脈細衛氣者五穀之悍氣也復汗之則氣從汗越而衛陽傷衛陽傷則脈外之氣不充而脈微微者薄也衛陽不足故振寒曰內外俱虛者以營行脈中衛行

脈外氣血皆傷也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下後復汗。傷其氣血者。既如上所述矣。下後復汗而亡陽者。何如晝屬陽。陽虛者。欲得天陽之助而不得。則煩躁。夜屬陰。陽虛者。過陰而不敢爭。則安靜。無嘔渴之裏證。胃中無火也。無惡寒之表證。外邪已去也。身無大熱。陽虛於表也。然何以知煩躁非陽盛。晝日煩躁。夜而安靜。非得陽而狂。遇陰而安乎。故必以脈決之。陽氣不足。不能將脈鼓出。則沈。無以充分肉脈道之外。則微。沉微之脈。是亡陽之的證也。故用乾薑附子湯以復之。

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主之。

脈者。血之府也。宗氣積於胸中。貫心脈而司呼吸。故脈之遲數。宗氣主之。衛氣者。行於脈外。常與營偕。故浮沈者。衛氣主之。此脈之大要也。然使脈中之血不足。即呼吸平勻。其往來亦難流利而不遲滯。是遲數二字。不獨辨氣之盛衰。又可驗血之多寡也。惟脈證合參。更溯致病之源。則不爽。豪髮如病為

發汗後而身疼痛則屬汗後傷血血虛不運也其脈沈遲又無寒證是血不充脈榮氣衰少也故以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主之使血運則疼愈病發熱頭痛脈反沈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

發熱頭痛表證也其脈當浮今脈證相反而沈且不差而益之以身疼痛夫脈沈既為裏脈斯發熱為陰盛格陽頭疼為陰邪上攻身疼痛為陽不充體皆非表證乃裏寒也故宜四逆湯以救之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

太陽病者太陽傷寒之病也風寒居於肌表與衛相爭則脈或浮而緊浮緊者陰盛也或浮而數浮數者陽盛也或浮而弱浮弱者陽盛而陰虛也皆當以藥解之所以然者或正盛邪衰或邪盛正衰不俱停也惟當未解時診其脈陰陽俱停是病未愈而脈已愈夫脈愈病未有不即愈者是以陰陽驟合必先振慄邪去正復汗出而解然有未能停但陽脈微者是陰邪盛也當先汗出而解用麻桂二湯等驅邪是也但陰脈微者陽邪盛也必下之乃愈宜

調胃承氣湯以溫熱。此和陰陽之法也。是節微字指裏微。陰陽指寒熱之脈象。解為尺寸則失之矣。

傷寒陽脈澀。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傷寒證。浮取之而陽脈澀。沉取之而陰脈弦。夫浮主氣分。澀者氣滯也。沈主血分。弦者血寒也。氣滯血寒。故先與小建中湯以溫其肌肉。不差。再與小柴胡湯以疏其腠理。如是則氣暢血和。腹中不急痛矣。

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為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

數則為熱。遲則為寒。此常法也。然有常即有變。病人脈數。若為真熱。當消穀引食。乃不納而反吐。則不能納者。為發汗而胃陽虛。吐者。為膈中有冷氣。與所食之物。寒熱相激而然。乃胃中虛冷也。脈數乃假熱之客氣。若舍證從脈。其危立見。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沈。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小腹

當硬滿。小便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

六日已過至七日。正當太陽主氣之期。其發熱惡寒等表證仍在。則脈當浮。今脈乃微而沉。夫微為陽虛。沈為在裏。證為陽而脈則亡陽也。亡陽勢必陽氣內結。入太陽之裏矣。太陽者其氣由胸而出。則其人當結胸。乃反不結胸。是內潛之陽熱循經入於下焦。小腹必硬滿。然結於氣分則小便不利。其人不狂。今則結於血分。故陽熱潛於血中。不能化水為氣。而小便自利。血得熱而結。變為死魄。亂其心神。則發狂。經云。血在下者如狂。由是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也。用抵當湯逐血清熱者以下之。然表證未罷。可攻裏乎。曰。此證之發熱。乃虛陽外浮。惡寒乃陽氣內蘊。非真風寒在外之表證也。觀脈之沉微而不浮。更多內證。可以知之矣。

太陽病身黃。脈沈結。小腹硬。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濕盛則身黃。血敗色亦黃。更加脈沈結。非水結。即血結矣。小腹硬滿者。結在

下焦水結則無小便血結則小便自利而發狂必小便自利發狂乃為血結之真諦以抵當湯主之上節脈微沉此節脈沉結皆小腹瘀血證定法中固有活法也

問曰病有結胸臆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沉名曰結胸也太陽病不解邪熱內陷則結胸關沈而寸脈浮關脈主胸臆結胸故關沉寸主臆上氣空虛故使脈上浮也

何謂臆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沈緊名曰臆結舌上白苔滑者難治臆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苔滑者不可攻也

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臆結死

太陽之氣由胸而出入肝體半在臆上半在臆下風者善行而數變為百病之長其中太陽也有寒化熱化之異熱化內入則結於胸臆而為結胸寒化內入則結於肝臆而為臆結以其同在胸臆此仲師所以合併設問以詳明也註家於此盡屬誤解故茲取後之臆結條列此而合註之以期互勘易明

曰如結胸狀者臟結病亦膈痛短氣煩躁按之則痛與結胸等也故云惟結胸病不能飲食以邪據膈中胃不欲納也此則飲食如故且時時下利關脈不獨沈兼小細而緊異於結胸證脈所以然者以陰邪入結肝臟與胃氣無關故能飲食肝主疏泄陽主升達肝之元陽虧損疏泄太過故時時自利名曰臟結以邪在肝臟也舌上苔白滑為難治者心陽亦虛也誠以臟結者結於厥陰厥陰者至陰也故無陽證不見往來寒熱然病如結胸證本煩躁煩躁者陽氣欲伸猶可攻之若其人反靜舌上苔滑則純屬陰寒故不可攻然何以知臟結之臟必為肝乎曰臟結條言病脇下素有痞夫脇下者肝之部也言痛引少腹入陰筋少腹者肝脈所經陰筋者肝之所主也病此者名曰臟結非肝臟而何其死者病至縮陰肝脈已絕故也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則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而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方

師曰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則發熱不從汗解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發於陰則不發熱不從汗解而反下之寒